

阿拉善“一亿棵梭梭”下一个十年启程

2024年,对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对于一亿棵梭梭项目,都是承上启下、具有非凡意义的一年。二十年前,2004年,在腾格里沙漠月亮湖的蒙古包里,近百名企业家达成对于环境责任的集体共识,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以企业家为主体的环保公益机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以下简称“阿拉善SEE”);十年前,2014年,基于前期10年荒漠化治理的探索实践,发起“一亿棵梭梭”项目,联合当地政府、牧民等各方力量,恢复荒漠植被,重建生态屏障。

”

2024年5月2-4日,来自全国各地的阿拉善SEE企业家会员及亲属、媒体、志愿者百余人相约阿拉善SEE乌兰布和生态

教育示范基地,共同开启“闪亮青春 奔向未来”2024年一亿棵梭梭春种活动,一同挥洒汗水、播种绿色希望。



阿拉善SEE会员亲手种下一棵棵树苗,开启“一亿棵梭梭”项目的下一个十年

阿拉善SEE乌兰布和生态教育示范基地,是为减少阿拉善盟境内乌兰布和沙漠及生态退化对黄河的影响、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在乌兰布和沙漠沿黄河区域重点打造的以生态治理为核心,集科研、公众环境宣教为一体,基地占地0.65万亩,于2021年开工建设,截至2024年4月,基地累计投入资金约2616万元,以“工程固沙+生物固沙”结合的治理模式,铺设草方格沙障4035亩,栽植苗木34万穴。

阿拉善SEE会长周洲在致

辞时表示,作为阿拉善SEE荒漠化防治业务方面的新尝试和现有治理经验与模式总结和提升,通过开展乌兰布和沙漠典型沙化区域生态治理、公众生态教育等模式集中示范,以达到促进区域生态环境恢复与改善。

“在各界力量的支持和帮助下,一亿棵梭梭项目自2014年启动至2023年底,共募集社会资金超4亿元,总共种植了8093.87万棵以梭梭为代表的沙生植物,一亿棵梭梭项目目标基本达成。同时,我们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一亿棵梭梭项目也正式升级,将项目区域由阿拉善地区拓展至内蒙古自治区乃至我国西北五省区的重点沙化区,计划再种植一亿棵以梭梭为代表的沙生植物,将阿拉善经验向更广泛的区域推广,扩大整体生态效益。”周洲说。

现场,阿拉善盟政协副主席陈君来,阿拉善SEE会长周洲、副会长肖南,内蒙古中心主席周玉斌、珠江项目中心会员张文斐,牧民代表、阿拉善盟左旗吉兰泰镇巴彦乌拉嘎查书记潘多云共同启动2024梭梭春种活动。

启动仪式后,参加活动的人员按蓝天队、碧水队、黄河队、未来队4支队伍分组,进行了梭梭种植体验。各支队伍成员互相配合,挖坑、浇水、提苗、种下梭梭、沙拐枣、沙柳、花棒等苗木,为基地增添绿色。随后,4支队伍徒步2.5公里,完成了荒漠植被科普通关游戏。

此次春种活动中,参与人

员还共同在阿拉善左旗巴润别立镇孟根塔拉嘎查“节水小米项目种植地”体验了小米春播,品尝了多样的小米产品,深刻体验到节水小米对保护水资源的重要性。

从2009年开始,阿拉善SEE在内蒙古干旱地区积极探索新的环境友好型农业发展模式,推广种植沙漠节水小米等节水作物以及节水技术,减少农业活动对地下水的开采,用公益补贴的方式带动当地农户参与节水农业,帮助农户拓宽收入渠道。

通过推广节水作物、节水技术来减少农业活动对于地下水的开采,同时联合当地政府职能部门共同推动相关节水政策的落实,维持阿拉善绿洲农业区地下水采补平衡。自2014年至2023年底,已累计推广节水小米2271.72公顷,参与农户759户。

正如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原亚太协调处处长杨有林在春种活动之前的科普讲座时所说,作为非营利民间团体,阿拉善SEE的努力、贡献及经验值得推广;“服务并配合国家以往的防沙治沙、防治荒漠化、逆转土地退化以及帮助受危害地区农牧民精准脱贫的战略,在区域沙漠环境治理、沙漠生态保护、沙区植被建设方面做出了积极且有目共睹的贡献;同时,专业的宣传、符合地情的动员、脚踏实地的行动、知行合一的示范项目,这些都是阿拉善SEE独到的经验,在国际环保舞台都受到认可和赞赏。”(高文兴)

行走万里为千余名烈士“寻亲”

吸纳全国各地400余名志愿者组建烈士“寻亲”志愿团队,累计到访25个省份、7个国家,收集整理724座烈士墓地3万余条烈士信息,帮助1460位烈士成功找到家人……

作为一名85后,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孙嘉悱,将多年的青春时光,献给了“为烈士寻亲”这份志愿服务事业。

在20多岁时,孙嘉悱和不少同龄女孩一样,喜欢将许多时间和精力用在买好的化妆品和名牌包上,觉得只有那样做,才能让自己“美”起来。

2006年,一次关爱老兵的志愿服务活动,让孙嘉悱的这种观念发生了改变。

“当时,我需要帮助老兵们洗手。”孙嘉悱说,接触老兵们手的那一刻,她大受震撼;他们的手上基本都是厚厚的老茧,有的人手关节已僵硬不灵活,有的人手指都少了好几根”。

孙嘉悱有点“看不下去”,从那时起,她便想要为军人、为老

兵这个群体做点什么。

她不再每天只盯着化妆品和名牌包,而是开始花时间频繁地去看望老兵,找老兵聊天。从他们口中,她听到了很多以前从未了解过的烈士故事。“烈士”二字在她心中的分量,一天比一天深刻。

2012年,新婚的孙嘉悱和丈夫开始了蜜月旅行。出乎所有亲友意料的是,他们没有把目的地选在旅游胜地,却选在了云南边境的烈士陵园。

“许多人不理解我们的选择,我们却觉得这一趟旅行非常有意义。”孙嘉悱说,半个月的时间内,她和丈夫跑了10多座烈士陵园。她发现,许多烈士牺牲时并没有留下名字,即便是有名字留下,好多陵墓也无人祭扫。

从云南回来后,她决定发动社会各界力量,为战争年代牺牲的烈士寻找家人、为烈士家属寻找亲人墓地。2017年,在不少志愿者的帮助下,孙嘉悱正式发起“我为烈士来寻亲”公益项目。

要为烈士找到亲人,查到准确的信息是前提。然而,在兵荒

马乱的战争年代,许多烈士的埋葬地点很难确认。去哪里查?又从哪里入手去查?

“一开始,我们没有什么‘高明’的办法,就是下笨功夫。”孙嘉悱透露,她和同伴们要么在各种军史、战史、英烈书籍中寻找线索,要么就上网找资料,或者去问老兵及相关部门,把可靠、有用的信息一条一条整理出来。

经过努力,孙嘉悱和她的团队如今已建立了一个包含数万条烈士信息的数据库。数据库信息被细致地分成姓名、出生年月、牺牲时间与地点等多项内容,孙嘉悱把这些信息装在一个移动硬盘里,每天随身携带。

“现在如果有烈属向我们求助,我们最快在两分钟内,就能初步找到烈士安葬的地点。”孙嘉悱说。

“您好,我是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我太爷爷的侄子是烈士,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安葬在哪儿,您能帮帮我们吗?”

今年4月中旬,孙嘉悱的手机上收到了这样一条微信消息。

有人给她留言,说偶然找到了其太爷爷的相关证件,发现有位亲人是烈士,牺牲在河南许昌。

孙嘉悱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为烈士来寻亲”团队在许昌的志愿者刘宇辉。一天后,刘宇辉就找到了这位烈士的安葬处。

听到消息,烈士家属激动万分,在微信群里发言说:“你们做的事情很有意义!实在感谢你们。”



孙嘉悱给烈士后代送去志愿者修复的烈士遗像